

廣註

四部精華

史部  
第二冊

四部精華目錄 第二冊

史記精華

秦始皇本紀議帝號令

項羽本紀

六國表序

秦楚之際月表序

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序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

越世家范蠡始末

趙世家程嬰立孫始末  
武靈王始末

孔子世家贊

外戚世家序

伯夷列傳

管晏列傳

孟荀列傳

信陵君列傳

廉頗藺相如列傳

田單列傳

屈原列傳

刺客列傳扁政刑軻

李斯列傳誅逐客書

淮陰侯列傳

田儋列傳

李布擊布列傳

魏其武安侯列傳

李廣列傳

司馬相如列傳諫獵書  
論巴蜀檄

游俠列傳

一

二

九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史記精華

秦始皇本紀 議帝號令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為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為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背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為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為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為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五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

〔註〕

①青陽

地名。今之長沙縣是也。

②眇眇

細微。

項羽本紀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為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捕。乃請斬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為主辦。陰以兵

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為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胸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百人。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眾乃皆伏。於是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徇下縣。廣陵人召平，於是為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為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為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為王，異軍蒼頭，持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眾從其言。

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為楚王，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而秦嘉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鄆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蠡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懷王孫心，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為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為與國之王，窮來從我，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離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

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賤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賤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礪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軍其南蔡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為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為司徒以其父呂青為令尹以沛公為碭郡長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賤居數日軍果賤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蟻蟲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闔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

天寒大雨士卒凍餓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食士卒食乎殺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惛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為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遣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阬

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竝起滋益多彼越高素欲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却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僇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絲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眾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於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



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俱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曰：「鯀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見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無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卻。」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藉

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解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

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枵枵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實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為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為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藉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入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長史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

尉重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為塞王王威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重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為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為九江王都六都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耒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張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為燕王都劍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為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皆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為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為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

即墨榮因自立為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卬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為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遣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璧東睢水上漢軍却為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

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漢敗。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為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之。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為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為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佯驚愕曰：吾以為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項王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為王誑楚為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傳左轟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皋。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樞公魏豹守滎陽。周苛。樞公謀曰：反國之王難

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為我將，我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并殺縱公。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臯。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臯。漢王逃，獨與滕公出成臯北門，渡河走修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臯從漢王。楚遂拔成臯，欲西。漢使兵距之，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張敖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楛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關智，不能關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間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臯。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

擊楚乃使龍且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為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臯，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翳、塞王欣皆自剄汜水上。大司馬咎者，故斬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為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君。」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



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為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玉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騏驎。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騏驎不逝。騏驎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圍。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

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棹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分其地為五封呂馬童為中水侯封王翳為杜行侯封楊喜為赤泉侯封楊武為吳防侯封呂勝為涅陽侯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為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為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為射陽侯桃侯平皋侯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註 ①通會稽守殷 ②東陽縣名。故城在今安徽天長縣西北。 ③蒼頭。兵卒之號。因頭著青帽。故名。 ④下邳。縣名。在今江蘇邳州。 ⑤南公。南方老人也。善談典。廢之。 ⑥盱台。今安徽盱眙縣。 ⑦亢。縣名。在今山東。

父。地名。故城在今山東濟寧縣。 ⑧城陽。地名。今山東諸城縣。 ⑨碭。今江蘇碭山縣。 ⑩無鹽。邑名。在今山東。

⑪棘原。地名。在今山東平原縣。 ⑫司馬門。天子門。有兵柵。 ⑬馬服。謂趙奢子括也。 ⑭亞父。亞。次。

⑮陽周。縣名。故城在今陝西定西縣北。 ⑯鴻門。地名。在今陝西臨潼縣。 ⑰霸上。即向鹿原。 ⑱亞父也。尊。

敬。於其父也。 ⑲沐猴而冠。沐猴。猴也。以喻楚人性。 ⑳廢丘。地名。在今陝西興平縣。 ㉑櫟陽。地名。故城在今陝西醴泉縣。

⑳高奴。地名。在今陝西延安市。 ㉑胡陵。亦曰胡陵。 ㉒廣武。縣名。故城在今河南滎陽縣。

其音異。其音基。 ㉓教倉。泰山名。在河南滎陽縣西北。 ㉔廣武。縣名。故城在今河南滎陽縣。

⑳鴻溝。即今河南鄭州西。 ㉕垓下。地名。在今安徽靈璧縣東南。 ㉖面之。不正視。

⑳背關懷楚。謂背約不王。 ㉗垓下。地名。在今安徽靈璧縣東南。 ㉘面之。不正視。

河。在今山東。 ㉙背關懷楚。謂背約不王。 ㉚垓下。地名。在今安徽靈璧縣東南。 ㉛面之。不正視。

六國表序

太史公讀秦記至天戎敗幽王周東從洛邑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蠶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于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堯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註〕 一陳寶神名。秦文公獲若石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米。常以飯。光輝若

流星。從東方來。集於祠城。若雄雞。其聲殷殷。以一牢祠之。名曰

秦楚之際月表序

太史公讀秦之楚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阼。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桀。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傑。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註〕 一三嬗嬗古禪字。三嬗謂陳涉項羽漢高祖也。 二考之於天謂舜受禪。在璇璣。 三維萬世之安維訓

謂計度令萬世安也。 四無土不王白虎通聖人無土不王。使舜不遺矣。當如夫子老於闕里也。

漢興以來諸侯五年表序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衰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

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彊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惟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鴈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為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為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為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彊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疏諸侯或驕奢快邪臣計謀為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為王王子支庶為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聞犬牙相臨東其阨塞地利彊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邊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今後世得覽形勢雖彊要之以仁義為本

〔註〕

一三河

漢以河南河內河東三河為三河即前河

二內史

前陝西

三快

音誓古習

於師臣之謀計也。④齊分為七城陽濟北濟南菑川膠。⑤趙分為六河間廣川中山。⑥梁分為五濟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功臣表，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邦，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殞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統統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緝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①使河如帶 泰山若厲帶衣帶也。屬砥石也。河當何時如衣帶。 ②十二三言

分變得二三 ③見侯五謂平陽侯曹宗。曲周侯鄭終根。楊河侯齊仁。戴侯秘蒙。叔陵侯馮儀也。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

太史公曰。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聞越擅伐。東甌請降。二夷交侵。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於祖考矣。何者。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應。荆荼是徵。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秦繆用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況乃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內輯億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為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註**

①荆荼是徵

荼音舒。徵音汝。謂蠻夷當懲罰也。

通懲

②百里

百里奚也。

秦穆公之贊相。

七年西戎。人誅五羖大夫。

越世家

范蠡始末

范蠡事越王勾踐。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遂反國。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為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為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奉邑。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歎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聞



行以去。止于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遂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獨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溢。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為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為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於莊生。所聽其所為。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甚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闕。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為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誠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為殊無短長也。莊生聞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為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為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為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

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為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各。前日吾所為欲遣少子，固為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於陶，故世傳曰：陶朱公。

**註**

①會稽山

會與榜同

在浙江紹興縣東南十三里

②鴟夷子皮

吳王殺子胥而皮以鴟夷也

③陶

即定陶，今屬山東濟寧道

④三錢

謂金幣三等或赤或白或黃也

半囊也

③陶

山東濟寧道

④三錢

謂金幣三等或赤或白或黃也

趙世家

經嬰立始末

武靈王始末

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

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子天子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為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行者皆嬴姓也中行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於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眾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

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為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為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

武靈王元年陽文君趙豹相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信宮武靈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扶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三年城鄙四年與韓會於區澗五年娶韓女為夫人八年韓擊秦不勝而去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今國人謂己曰君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萬級齊敗我觀澤十年秦取我西都及中陽齊破燕燕相子之為君君反為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為燕王使樂池送之十三年秦拔我蘭虜將軍趙壯楚魏王來過邯鄲十四年趙何攻魏十六年秦惠王卒王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瑩瑩兮顏若蒼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贏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贏孟姚也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為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為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十八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臍而死趙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歸立為秦王是為昭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

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愛以長南藩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蘭  
郭狼敗林人於莒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  
彊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羣臣皆不欲於  
是肥義侍王曰簡襄王之然計胡翟之利為人臣者寵有孝悌長幼順明之節適有補民益主  
之業此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跡開於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為敵弱用力少而  
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任驚  
民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  
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昔者舜舞  
有苗禹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闇成事智者覩未形則王何疑  
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祭焉世有順我  
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使王綰告公子成  
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  
君兄弟之通義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  
經今行為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  
功有所出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  
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綰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

拜稽首曰臣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髮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佛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袂既越之民也黑齒雕題却冠秫絨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况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達近之服聖賢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馬而眾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之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鄒微社稷之神靈則鄙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鄙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

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臯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紹。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處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玉。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紹為右軍。許鈞為左軍。公子章為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越與之陘。合軍曲陽。攻取丹邱。華陽。鵠之塞。王軍取鄗。石邑。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請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卒。使周紹胡服。傳王子何。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為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為臣。肥義為相國。并傳玉。是為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為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

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因觀秦王之為人。也。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起靈壽北。地方從代。道大過。還歸。行實。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為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為肥義曰。公子章強壯而志驕。黨眾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為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微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為國。子莫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為怨府。毋為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死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異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為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寤也。此人貧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為暴。矯令為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為也。禍且連國。今吾憂之夜而忘



寐飢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傑然也反北面為臣誅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玉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為相號安平君李兌為司寇公子章之賤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餒而食之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宮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王少成兌專政畏誅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為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為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為天下笑豈不痛乎

註

①文葆

小兒被曰葆。文葆。花被也。

②野臺

一名義臺。在定州樂縣西南六十三里。

③黃華

蓋西河側之山名也。非福建之黃華。

④負遺俗之累

負留也。言古周公孔子留衣冠禮義之俗。今變為胡服。是負留風俗之謫累也。

⑤驚民

驚過也。慢之也。

⑥錯臂

搗文身也。

以丹青

⑦甌越

甌越。珠崖儋耳。謂之甌人。屬於南越。故曰甌越。

⑧黑鷲雕題

以羊羔。用白作黑。曰黑鷲。則其肌肉。青丹涅之曰雕題。

⑨林紉

紉。謂女紅。編。樓。紉也。林。紉。

林通

⑩三胡

林胡樓煩。胡。水胡也。

⑪曲陽

今直隸保定。曲陽。縣。其。治。也。

⑫石邑

縣名。在恒州。唐。縣。

封龍

⑬沙丘宮

在直隸平鄉。縣。東。北。

⑭爵

爵。子也。

⑮爵

爵。子也。

⑯爵

爵。子也。

孔子世家贊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祇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註〕

一祇回

祇敬也言祇敬進退不能去之

二折中

正也一說折斷也中當也言欲折斷其物而用之與度相中當也

外戚世家序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妣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况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註〕

一繼體

謂天子繼先帝之體而立者也

二守文

守先帝之法度也

三塗山

禹娶塗山之女媧生啟

四末喜

桀娶有施國之女末喜

〔五〕有妣

有妣國之女周秋

〔六〕妲己

紂娶有蘇國之女妲己

〔七〕姜原

帝嚳之妃履大人跡生后稷

〔八〕大任

文王之母

〔九〕褒姒

幽王之女褒姒

〔十〕春秋譏不親迎

公羊記娶婦來逆女何

書·讒也。何讒爾。(士)不能成子姓子姓謂承孫也。如(士)不能要其終言不能育子姓。如而

等是也。梁銜后

### 伯夷列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兮，以暴易暴，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絮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



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

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遣之。塗解左駟贖之。載歸。弗謝。入閭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于於厄。何子求絕之遠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己而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者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請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抑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欣慕焉。

〔註〕

一管仲之謀

管子云。五曰獨。以九患之教。六曰病。七曰通。八曰老。九曰悲。三曰壯。四曰貴。輕。

重慎權衡

輕重謂財也。權則謂得失也。有得失甚慎之。有怒少姬。怒為舟。人操之。歸而未。

三歸。三歸。三歸。三歸。

重慎權衡

輕重謂財也。權則謂得失也。有得失甚慎之。有怒少姬。怒為舟。人操之。歸而未。

三歸。三歸。三歸。三歸。

三歸。三歸。三歸。三歸。

三歸。三歸。三歸。三歸。

三歸。三歸。三歸。三歸。

危行

謂君不知己。增修。

信於知己

信讀曰中。周禮皆然。申於知己。

危言

謂己謀功。

危行

謂君不知己。增修。

信於知己

信讀曰中。周禮皆然。申於知己。

危言

謂己謀功。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述。大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

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徹席如燕。昭王擁琴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選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采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柄欲內圓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興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陳說慕晏嬰之為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為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為言耶。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



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  
 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駢衍之術迂  
 大而闕辯爽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行雕龍爽炙穀過髡  
 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馬齊人  
 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  
 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  
 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者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  
 龍為豎白同異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廬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  
 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  
 在其後

註 一 駢行 駢行駢行子四十九篇 二 大並世 盛衰言其大體勝代盛衰 三 裨海 小海 四 顧化 內

心留頤而己化 五 側行 徹席 徹席 徹席也 六 牛鼎 呂氏春秋注牛之

用之謂行是街迂大之意 七 覆下 士期會之所也 八 康莊 五達謂之康莊 九 談

天行 駢行之所 十 雕龍 爽炙穀過髡 十一 豎白 古龍湖水可用浮刀黃所以為豎白也

所白所以為不豎黃所以為不白

所白所以為不豎黃所以為不白

信陵君列傳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眾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

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為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眾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耶？」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

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嘖嗜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曰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推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軻矢為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卻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矯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

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矯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罪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鄙為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

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偽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註〕

（一）舉烽，用高木樹，常依之作，有冠即火，舉之以相告。夷門，地名，在

俾倪，或作辟倪，不正視也。四賁之三年，賁，音奮也，於心已得三年也。五，噉，音大，笑為噉。六，糶，音勸

賦天，不視也。七，負，音負也。八，抑，音兵，威之也。以

廉頗藺相如列傳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患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強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堂上，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為「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強秦之驕，不可。於是趙王乃齎

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按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詳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前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舉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滌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



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滎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蔣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大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跪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為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缶。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蔣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蔣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軍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蔣相如同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賤，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蔣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為頸刎之交。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綏拔之。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

後四年。闢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闕與。下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闕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憤之。誅趙奢曰。胥後令。邯鄲許歷復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走闕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闢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

已死而蘭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蘭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詳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眾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鄒。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為信平君，為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

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於壽春。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設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詳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

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騎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蔥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蔥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蘭相如引璧晚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顏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註〕

①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人也。②嘻且怒之。③

瓦器。所以盛酒漿。④右上也。王助按量。劬答禮曰。藏。⑤肉袒肉袒者謂

也。負刺者。刺楚。⑥胥後令胥須古通用。胥後。⑦三遺矢謂數起使也。⑧莫府古者

故曰幕府。莫字借用。九番吾縣名。即蒲吾。故城

田單列傳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為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轆折車敗。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下

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淳齒既殺湣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為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怨，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剽，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修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壘，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共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飯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十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夜大驚，牛尾距火，光明炫

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其田單之謂邪。

**註** ① 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斷其軸。恐長相殺也。以鐵籠附軸末。施指於轆中。以制轂也。車轆齊

謂之。二 轆。車軸頭也。三 即墨。縣名。故城在今山。四 版插。土之具。為起。五 銜枚。轂狀如箸。

組繫着於枚之兩頭。結。六 適。音敵。之項。所以止轆也。

### 屈原列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

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迥，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諉。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辭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追悔，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



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原既嫉之。雖放流。瞻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慧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竝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啜其醪。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蠱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辭云云。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甚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眾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為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讎，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解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眾。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姓名，姓暴其屍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屍哭極哀，曰：是軼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眾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污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為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污之中，而交

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殒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及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荆軻之事。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人。荆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燕於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

地偏天下。威曾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  
般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  
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  
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  
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  
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  
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  
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  
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  
上。必無事矣。且以鷗鷺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沈。可與  
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  
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為導。跪而襪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  
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感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驂馬  
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  
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  
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俚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

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肯。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考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眾。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驚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

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以忍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願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提其胷，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搥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焯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為遣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為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

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陞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揜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投荆軻也。秦王方環柱。定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投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劔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



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遣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遣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主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大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註

一皮面決眼

皮面謂以刀刺其面皮破令

於邑

邑傷於邑而不可止

二瀉忍

則能含忍  
故曰瀉忍  
三攝之  
謂不攝已意  
四於邑  
古擊器  
形如琴  
十三強  
以竹  
購同  
連

和也

①督亢

地名。燕膏腴地。今家

②徐夫人

姓徐名

③庸保

謂庸作於酒家。言可

④

宋子

魯名。今

⑤瞳

瞳音霍。以馬

⑥馬生角

燕太子丹求歸。暴王曰。烏頭白。馬生

亦生

李斯列傳

諫逐客書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邴  
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三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  
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  
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  
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  
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于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納疏士  
而不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  
珠服太阿之劍乘織羅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  
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  
而駿良馱駘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為用蜀之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  
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緇之衣錦繡之飾不進于前而隨俗雅化  
佳冶窈窕趙女不立于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鳴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

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吾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衆多國大者人衆兵強者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人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于秦可寶者多士不產于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捐民以益讐內自虛而外樹怨于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註

①由余春秋秦臣本晉人穆公與之入滅戎王聞秦穆公賢因留不遣使由②隨和之寶謂隨珠也

和璧也昔隨侯行過大蛇中斷穆公疑其璧使下和璧始皇以為博國璽也③織織馬

淮陰侯列傳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伺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

史  
乙  
三  
文  
部

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眾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執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謂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

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啞，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塞王卬、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欲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為河東。

郡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闕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闕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勞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車山而望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傅飡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險阻而還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弃旗鼓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遂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

二千騎。并候趙空壁。遂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劾首虜休畢。質。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高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願恐臣計未必足用。願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師下。身死泚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闕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眾。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眾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罷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

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越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解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諛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為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得黥布走入成皐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成皐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卧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既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實已乃烹之而走高密使使至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



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升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遂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兵二十里容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為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詳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震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為假王，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乃遣張良往立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終為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

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連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處，逐燖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眾，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殺，敗滎陽，傷城鼻，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膽肝，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眾，據疆

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疆。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玉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韓信曰。漢王過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歷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肯項玉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泝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驢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歷陳澤。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玉禽。夏詭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曾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王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

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  
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  
者。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  
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蟻之致螫。騏驥之踟躕。不如駑馬之安步。孟  
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聵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  
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乎。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  
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詳狂為巫。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  
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  
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為德不卒。召辱己之  
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為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  
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伊廬。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  
詔楚捕昧。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  
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  
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  
不擊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功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  
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鳥盡。

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國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與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羞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為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弟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鮑信曰雖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

而夷之乎。上怒曰。烹之。通曰。嗟乎。冤哉。烹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綱絕。而維池山。東大擾。異姓竝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烹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逸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註〕

一連敖

官名。與客也。

二啞啞

啞啞。懷怒聲也。

三嘔嘔

音子。和。

四京索

地名。

榮陽縣。古為大索城。又小索城在縣北。

六木罌

罌。以木為器也。

七夏說

夏說。謂代相也。

八喋血

喋血。流血也。

也。九焦蘇

焦蘇。取薪也。

十單山

單山。在蘇州。

十一榆衣

榆衣。謂能背也。

十二張贖

張贖。陳澤王。

喻。喻音。

歷下

地名。在齊國。

相君之背

謂能背也。

張贖

陳澤王。

常山王

張耳。

項羽

破秦。

張贖

陳澤王。

常泰軍

至。

項羽

破秦。

張贖

陳澤王。

餘怒曰

張贖

陳澤王。

張贖

陳澤王。

張贖

陳澤王。

一。二石耳

志

伊廬

在廣濟縣北二十里。

長樂鍾室

長樂宮。懸鐘。

項嬰

項羽族。

儋石

儋石。人名。

田儋列傳

田儋者狄人也。故齊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彊能，得人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詳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儋將兵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魏軍，殺田儋於臨濟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東走東阿。齊人聞王田儋死，迺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齊王，田角為相，田閒為將，以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迺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迺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閒前求救趙，因留不敢歸。田榮乃立田儋子市為齊王，榮相之。田橫為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迺肯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玉窮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閒以市於齊。齊曰：螻螘手則斬手，螻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今田假田角田閒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騎斲用事者墳墓矣。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項羽既存趙，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迺徙齊王田市更王膠東，治即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為齊王，治臨淄。」

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為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既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田都亡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項王彊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迺亡就國田榮怒迺擊殺齊王市於即墨還攻殺濟北王安於是田榮迺自立為齊王盡并三齊之地項王聞之大怒迺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平原人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齊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迺解齊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立田榮子廣為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攻無巨細皆斷於相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以為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漢使至迺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用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酈生賣已而烹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為齊王還擊嬰嬰敗橫之軍於贏下田橫亡走萊歸彭越彭越是時居萊地中立且為漢且為楚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使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十乘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為



齊假王漢因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以彭越為梁王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之以為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為亂迺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迺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迺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迺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迺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並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賤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迺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蒯通者善為長短詭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英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不有善畫者莫能圖

何哉

**註**

① 薊 薊音幾。薊音純。薊音純。薊音純。

② 羸下 縣名。敬城在兗州。

③ 尸鄉 地名。在今河。

④ 長短

說文。欲令此事長則長說。短則短說之。

李布樂布列傳

李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李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刎。李布許之。迺髡鉗李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李布。乃買而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迺乘軜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迺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迺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推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單于嘗為書媿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

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既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而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痕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譏聞之，有以闕陛下也。」上默然，怒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邱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同等，與齊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齊長君曰：「吾聞曹邱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邱生歸，欲得書請季布，齊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邱。曹邱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適大悅，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邱揚之也。季布弟季心，氣蓋閭中，過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人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閭中。季布母弟丁公，為楚將，丁公為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迺丁

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為人臣者無效丁公。

樂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遊。窮困，賃傭於齊。為酒人，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為盜。而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為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臧荼後為燕王，以布為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迺言上請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洛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烹之。方提趣湯，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皋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微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於是上迺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迺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愈侯。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樂布立社，號曰樂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實嗣。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軍，寡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

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樂布哭彭越。趙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註〕

一任使

信交通曰任。權行州里。力折公侯為使。

二廣柳車

猶今運轎大車也。

三招權顧金錢

以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

以角柱。謂疾令赴。趨也。

### 魏其武安侯列傳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喜賓客。孝文時。嬰為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為詹事。弟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室宗諸竇。母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乃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乃言袁盎樂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為魏其侯。請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為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辨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而不得。又弗

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間處而不朝。相提而論。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整將軍則妻  
子母類矣。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  
為臣有愛不相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為蚡請郎。未貴。往來侍酒。  
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為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擊孟諸書。王太后賢之。孝  
景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策。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封蚡  
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請  
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庶歸之。  
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  
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為丞相。武安侯為太尉。籍福  
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令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亦  
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  
御史大夫。王臧為中郎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為服制。以興太平。舉適  
諸竇。宗室母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  
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侯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  
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

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為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訪侯。名愈益。附武安。武安者。貌侵生責甚。又以為請侯王多長。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為京師相。非痛折節。以禮誅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請侯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急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過灌將軍。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潁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為將軍。屬太尉。請灌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灌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

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為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為淮陰天下交勳兵處故徙夫為淮陰太守建元元年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賽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甫賽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徒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衆薦霍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雖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遇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况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其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夫人益市牛酒夜灑埽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卧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



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郤。乃設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受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怒。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郤。魏其曰。事已解。強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嬉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兒。咕囁耳語。武安為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虜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胸。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為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

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愧。為賓客請。莫能解。武安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為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魏其之東朝。威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甚毀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灌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腓而心諉。不仰事天。而俯畫地辟。倪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擗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脰大於股。不折必拔。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轍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籍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

建為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辭。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人。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饒。欺誣劾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即患。病。非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涓城。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入宮。不敬。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武安侯為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為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富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陽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眾庶不裁。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史

① 栗太子

栗姓之子。後廢。故書母姓。② 整

整也。故稱整曰整。③ 槃盂書

黃帝使孔甲所作。凡二十六篇。

書盤盂中所為法戒。

④ 推轂

謂有卑下之。如五曲旃旗。名。所以招士也。

⑤ 引繩批根

引繩批根之意。批

根。賓客也。

⑥ 膝席

以膝跪席上。

⑦ 咕囁

附耳小語聲。

⑧ 辟倪

與脚貌通。邪視也。

⑨ 讎

對也。⑩ 家丞封

李廣列傳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遂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

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

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

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

將。吳楚軍時。廣為銳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

還賞不行。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

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後廣轉為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為隴西北

地。雁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為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

貴人將騎數十緹。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

射雕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

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

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廣為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舍屯，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大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為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為衛尉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虜單于素聞廣陰，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卧。廣行十餘里，虜佯死，觀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

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穎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康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為人長獲麟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為戲竟死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為所傷云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為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敵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

驍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唐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圍陳外營。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當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官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請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除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徒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

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徒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會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逃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糲。饗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却行。回遠。而又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楸敢。為郎。天子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為勇。當戶早死。拜楸敢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塢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而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李陵既壯。遂為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為李氏



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為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泉酒。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鬪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為恥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

註

- ① 刁斗 以銅作銀器。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
- ② 射濶拔 以飲酒。射不勝者。
- ③ 定襄 今山西。
- ④

大黃

角替色黃而體大也。 ⑤ 右將軍 即趙食。 ⑥ 數奇 作事數不偶也。 ⑦ 軍曲折 言委曲而行。逆折。

八居延

今甘肅高臺縣。 ⑧ 酒泉 今甘肅酒泉縣。 ⑨ 張掖 前甘肅甘州府。 ⑩ 祁連天山 在今甘肅張掖縣西高。 ⑪ 桃李不言

言下自成蹊

謂李桃本不能言。但以花實感物。故人不期而往。其下自成蹊徑也。

司馬相如傳 諫微書 論已蜀檄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與不及還。輟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害矣。是胡越起於轍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害。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檝之變。而況涉乎蓬蒿。騁乎邱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誅滕詣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粵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惰。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獨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

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俠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使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諡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

註

一烏獲

秦武王時力士。舉龍文鼎者也。

二慶忌

吳王僚之子。

三賁育

孟賁。夏育也。皆古之勇士。

四街振

街馬勒也。振馬口。

長街也。

五康居

國名。與大月氏同族。領有今新疆北境至俄領中亞之地。

六燈舉燈燭

燈見取則舉。燭有舉則焚。蜂主晝。蠅主夜。

### 游俠列傳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讖。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鄉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

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蔡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玉趾躋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鈎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士。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捍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強。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惟恐見之。振人不瞻。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

不重味乘不過拘牛。專超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責。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閻氏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碑。陽翟薛况。陝韓孺紛紛復出焉。

郭解軼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每至

踐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踞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請公以故嚴重之爭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營。吏恐不敢不從。衛將軍為言郭解家節。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逐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為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椽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為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為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關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為解所殺。皆在赦前。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為俠者極眾。數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

公孺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雖為俠而遠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狹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於戲惜哉

註

一季次

仲尼弟子·公皙哀字季次

二原憲

仲尼弟子·字子思·又作原憲

三請白

言代郡白氏豪使非一也

四韓無辟

無辟名也

五陔

雷作邨·今河南邨

六吾所急也

謂吾心中所急言情切急也

七踐更

為踐更之卒言出錢僱之使更代也

八茂

今陔西興平縣

九不中誓

按誓不滿三百萬以上為不中

十夏陽

今郟陽縣

十一臨晉

今大陽縣

十二長陵

今陔西咸陽縣

臨淮今安徽盱眙縣

人貌榮名

言以榮名為飾表則稱譽無極也